

Southern Connecticut Chinese School Newsletter

Issue 20, May 2018

《侨报》发表多篇报道，对我校发展表示赞赏

下面为《侨报》3月7日发表的题为《南康中文学校走过二十三年风雨路》的报道：

团结一致 齐心管理

南康中文学校走过二十三年风雨路

师生家长众志成城 规范化管理 因材施教 学生500多人

▲1990年，南康镇南康路21号，南康中文学校正式挂牌。从那时起，南康中文学校就开始了它的教育之旅。在这二十三年里，南康中文学校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但始终坚守着教育的初心，为南康镇乃至周边地区的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服务。

南康中文学校是一所民办非企业单位，学校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学校设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其中专任教师100多人，高级职称教师30多人。学校还聘请了多位外籍教师，为学生提供了国际化的教育环境。

南康中文学校始终坚持“规范化管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学校建立了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实行精细化管理。学校还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体育比赛、文艺汇演、社会实践等。学校还积极开展家校合作，定期召开家长会，加强与家长的沟通。

南康中文学校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500多人。学校的学生来自南康镇及周边地区，也有部分学生来自国外。南康中文学校的学生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多次在各类比赛中获奖。学校还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南康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南康中文学校将继续秉承“规范化管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不断提升办学水平，为南康镇乃至周边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

[illegible]

从 2008 年开始, 学校在家长的要求下, 暑假开展夏令营, 让孩子 “不离开美国, 也能体验中国文化”, 现在夏令营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丁俊琪表示, 章程制定后这 10 多年, 南康中文学校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但有好的框架, 出现危机可以在框架内解决。

2008 年, 在丁俊琪和其他几位会员的帮助下, 中文学校又被批准为 501(c)(3) 免税机构。丁俊琪说, 学会充分利用非牟利机构带来的好处, 对中文学校的发展帮助很大。

回想申请非牟利机构认证的过程, 丁俊琪感慨万千: “中文学校收费低, 学校基本没有积累, 请一个律师需要不少钱, 仅仅申请一个

nonprofit 资格, 至少要 6000 元, 够 30 个孩子一年学中文的学费了, 学校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于是, 我们决定组织了一个团队, 三四个家长自己来。”

“2007 年圣诞到 2008 年中国新年这段时间, 是我最难忘的。我们对如何申请一无所知, 知道需要申请的时候, 离联邦税务要求的期限只剩下几个月了, 为了认证, 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 Nonprofit Kit for

Dummies 这类书看了不少, 当时满脑子都是 1023 表格、IRS Public Charity、Arm's length principal 等等, 很多新名词 CHRO、DOL、CT General Statute、petition、jurisdiction……把我搞得脑子要爆炸了。有时也想打退堂鼓, 但一想到一个有十多年历史, 当时已经有 300 多个学生的学校, 那么多人倾注了心血, 又怎能轻言放弃? 我们找不起专门帮助申请非牟利机构的律师, 就自己动手, 找人把关, 一个朋友找了地产律师, 答应只收 300 元帮我们材料过一遍, 把把关。当他看完我们 100 多页申请材料后, 非常惊讶, 你们怎么做得这么专业! 国税局通过应该不成问题。毕竟他是有法律背景的人, 被他怎么说, 我们放心了许多。果然, 我们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 100 多页材料我们只补充了两个签名。”

编写教材 培训师资

南康中文学校学生来自康州 40 个市镇, 350 多个家庭, 收到周边家长的追捧, 丁俊琪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学校有一支了解海外孩子学中文特点的强有力的师资带头人。“我们非常幸运, 有紧邻耶鲁大学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们历任的教务长都是来自耶鲁大学东亚系的老师, 老校长牟岭也是在东亚系任教, 我们 1-3 年級的教材就是耶鲁东亚系的老师在中文学校教学多年后, 联系自己的教学经验编写的。他们深谙海外中文教学的特点, 用他们编写的教材, 避免了教材与学生实际生活脱节, 学生

有兴趣学。”

同时, 虽然中文学校教师都带义工性质, 但学校对教师队伍的质量也抓得很紧。每年开学, 教务长都要对老师进行培训, 新老师还得单独培训, 平时教务长到不同的班级听课, 针对听课中发现的问题, 不定期举办教学培训, 不断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同时也有计划地安排一些有意向去美国学校教中文的老师锻炼的机会, 为他们考教师执照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通过这样的方法, 多年来已经为当地不同的中小学输送了不少高质量的教师, 现在当地学校需要中文老师的时候, 也会联系中文学校, 真正做到良性互动。



家长搭台, 让每个孩子参与, 已经成为我校春节联欢会的特色

特色教学 增强认同

为了进一步激发孩子学习的热情, 从 2008 年开始, 学校发明了 “积点制”, 每个学生根据课堂是否踊跃发言, 完成作业情况、有无迟到早退等, 能得到老师 1 点、5 点和 10 点不等的奖励。每个学期, 每位学生一般会拿到价值 10 元的奖励。一学期, 学校兑换点券的小店开三次, 学生们可以拿点券买小店里的文具、小玩具、糖果等等, 这招对

孩子很有吸引力, 特别是 5 年级之前的孩子, 为了

拿到点券, 都表现得很好。

丁俊琪表示,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多渠道帮助孩子学中文, 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根据海外孩子学中文特点, 我们把说放在第一位。每个班都建立微信群, 学生、家长、老师都在里面, 学生把朗读的语音放在微信群里, 老师纠正发音, 家长根据老师的纠正进一步辅导孩子, 取得很好的效果。”

为了吸引更多的家庭和孩子喜爱中文学校, 学校多年来举办春节联欢会已经成为传统, 老师、家长、高年级的学生志愿者一同搭台, 为学生们提供游艺和登台表演的机会。许多班级的老师和家长把准备春节表演融合到教学当中, 还有的班级让学生自己写剧本, 选好的剧本大家一起排练, 参加春节联欢会表演, 让学生参与每个环节当中。

事实证明, 这样的办法, 增加了同学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和对中文学校的认同感。比如有一位学生, 一直坚持到上大学之前才离开中文学校, 她的爸爸说, 让孩子能这么喜欢中文学校就是有一年参与班级节目, 虽然这位孩子只有一句台词, 但从准备道具、服装、彩排前后 2 个月的过程, 让她实在喜欢这个集体, 喜欢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让孩子在中文学校找到朋友, 也是吸引同学来学校的一个方法, 通过不同的活动, 比如全校庆祝中秋活动、夏季野外烧烤等

等,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一起,从而增强对中文学校的认同感。

虽然20多年南康中文学校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丁俊琪认为,就像其他海外中文教学面对的问题一样,学校也面对着许多挑战,还有许多困难仍待克服。如:高年级教材如何适应学生实际情况?如何让更多高年级的学生保持学中文热情,继续留在学校?怎么让更多学生毕业后还会回来做学生志愿者、服务学校?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如何有效提高教师水平?如何让学校管理更加规范化,保证学校良性可持续运作?如何吸引更多家长帮助学校成长?如何获得更多捐款,设立奖学金、提高学生学习热情等等。

《侨报》3月28日对前校长牟岭老师的专访,反应了他多年来对海外中文教育思考以及《新启蒙汉语》的理念,全文如下:

【侨报记者李斌报道】牟岭,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老师、南康中文学校前校长,同时也是《新启蒙汉语》编者之一。有着丰富海外中文教学实践经验的他在谈及海外中文教学时,带着深深的忧虑。在访谈中,他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别让孩子‘恨中文’!”

牟岭表示,在美国大学教中文,很多大学生从零基础开始,经过一两年学习,就能达到交流、阅读的水平。反观中文学校,学生学了很多年仍达不到这个水平,而且中途流失率高。为什么大学的成功教学经验和方式不能拿到中文学校来用呢?

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老师和教学法。在美国的中文学校,大多数中文老师非专业出身,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大部分老师由家长担任,他们非常热心,几乎义务来教孩子们中文,这种热情和奉献精神让人敬佩。但是,他们是本能地根据自己在中国学习中文和外语的经验来上课。非常遗憾,这些理念和经验对在海外教孩子学中文作用却是负面的,是导致中文学校教学失败和学生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

牟岭说:“回想一下,你在中国进入小学学语文,是不是从识字和阅读开始?因为,在中国,中文是母语。进入小学时,你中文已经说得非常流畅了,学校的任务就是识字和阅读。中文学校的老师也把这套模式带到海外来教孩子,教中文以认字为主,让孩子默写生字。他们忘了他们教的孩子母语是英语,从识字开始教孩子,本末倒置。认字、写字若离开口语的基础,将寸步难行。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怎么学英语,很多中国人从背单词开始,花许多时间学语法,可以说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中国学生至少学了10年的英语,但80%-90%的人基本不会英文。中国英文教学最失败的就在此,没有从口语入手!离开口语的支持,学生哪怕能背一万个单词,也永远学不会英语。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海外中文教学最大的失败也是没有从口语入手。如果我们在中文学校教会孩子说标准的中文,在上大学前让孩子能保持流利口语,哪怕一个汉字不认识,也是一种成功。到了大学,教他们识字是件很容易的事。”

中文学校一个普遍现象是学生中途流失率高,比方说,100



个孩子进入一年级,能坚持到10年级的,不到10个人,90%左右的流失率。那些留存下来的学生往往也不是学校的功劳,而是身后有一个强大的虎妈。更多孩子在上初中时放弃了学习中文,牟岭表示,海外孩子的中文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碎片化的特点,口语随年龄增长退化。18岁的孩子不如10岁的孩子,10岁孩子不如5岁的孩子。很多孩子在上小学前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中文环境相对优越。但随着年龄增长,孩子进入了英语的海洋,中文口语却没有跟上。在家里,常常是父母用中文问孩子,孩子用英文答。

更让人揪心的是,流失的孩子大部分是带着仇恨走的,我们听到很多孩子说“I hate Chinese!”,他们仇恨学中文,想想这对孩子的伤害多大!而这种仇恨意识到了上大学才会逐渐消除,而且孩子到大学后孩子甚至会埋怨父母当时为什么没有坚持让他们留在中文学校。所以,华裔的孩子到了大学,在选择外语必修课时,又都会首选中文。这时候,谁的口语基础好,谁的阅读和写

作的能就进步快。

牟岭说:“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同时也感觉到中国编写的教材其实也同样受上面所说的两种负面因素的影响,教材没有针对母语为英语的华裔子弟,内容与海外脱节,强调历史、文化内容,忽视口语等语言能力训练。因此,我和另外三个在中文学校任教的耶鲁老师一起编写了《新启蒙汉语》系列教材,宗旨:一切从口语开始。我们的口号是:口语!口语!口语!”

“教材一年级第一册,基本全是拼音,通过拼音看图说话、讲故事。主要让学生学会说身边的事,家庭、朋友、同学、平时参加的各种活动等等都是说的内容。我们的作业要求每周背诵两首儿歌,但一定是选孩子能懂的儿歌,而不是唐诗。我们让学生大量阅读拼音文本,重复使用学过的单词,训练孩子们学说标准的中文。一年级下册,课程开始引入了汉字,但每课仍有段落单位的拼音阅读,学汉字穿插在句子里,那些句子都是孩子能理解的,学了就能用的。上课时,老师领孩子朗读、合唱,根据课文提问各种问题,学生即时回答。一改过往让孩子轮流上黑板默写汉字的做法,让课堂变得生动活跃起了。所有的一切都基于口语训练。当然,老师这样做要比传统教学辛苦一些,但效果却非常明显。”

牟岭介绍:“我们提供给孩子大量有意义的阅读,而不是词汇的默写。我们的教材是以口语为基础的汉语教学,选取的内容也是孩子能理解的,没有融入大量的典故故事。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孩子持续保持口语的能力和学习中文的兴趣,让他们体会到学中文能给他们带来快乐、享受和自豪感,而不是周末被爸爸妈妈逼着来,边学边哭,最后在说‘我恨中文’时离开中文学校。我想,只要孩子能来中文学校,就有收获。如果每个周末,孩子拉着爸爸妈妈来中文学校,而不是爸爸妈妈拽着孩子来,那么我们的海外中文教学就成功了!”

简 讯

学校 2018 年会员大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召开，请大家拨冗参加，关心学校、共同来建设中文学校这个属于我们的社区。

理事会多位理事即将卸任，在这里感谢两年来这届理事会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为大家服务。

学校理事会分别召开教师、家长座谈会，听取大家对教师工资调整的意见和建议。

学校恢复家长值班制度，总的来说执行情况良好，大家如果对值班制度有什么意见或建议，请向学校反映。

校办主任赵立平、江莺由于工作和搬家原因，不能继续在学校服务，感谢他们两位为学校所做的一切，赵立平先生从 2007 年加入第一届理事会开始，为学校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江莺女士除了主持办公室日常工作外，还统筹学校春节晚会，为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

齐洪英博士接替赵立平、江莺担任校办主任。

学校欢迎更多的有志于中文教育的家长加入教学团队。

应全美中文学校协会邀请，丁俊琪校长于 2017 年 12 月 17 日到 23 日，赴北京参加由国侨办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世界华文教育大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每三年举办一次，这次大会吸引来自世界 55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600 位华文教育界代表参会，其中美国代表 38 位。会议围绕“深化华文教育‘三化建设’，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进行交流研讨。参加会议，对南康中文学校了解华文教育的趋势、加强和兄弟学校的交流和联系，同时也让其他学校了解南康中文学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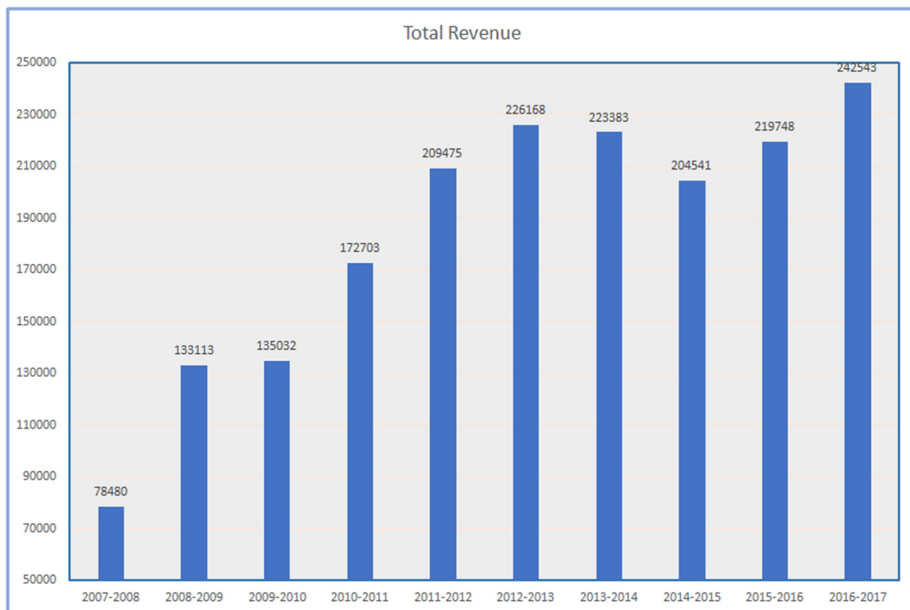
学校将改进奖励点数兑换礼券办法，所有兑换礼券都需要在办公室采用实名登记，以便查阅。

学校完成 2016-17 财政年度内部审计工作

学校历年税表已经上网

在理事会的主持下，学校组织义工进行内部审计工作，对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财政年度的学校财务进行了审计，审计报告已经与刊登在学校网站，会员可以登录学校网站下载。审计成员由家长志愿者组成，他们是吉江洪、曲力、柴艳萍、陈小凤、翟蕾。理事会感谢这些家长义工的参与。

为了更加透明学校财务，学校已经把 2008-2017 历年的联邦税表放在了学校网站，所有会员均可登录学校网站下载。



表格说明：

作为联邦政府 IRS 认证的非营利机构，南康中文学校每个财政年度的税表 990，都会公布在网上。学校健康的财务状况是学校能办好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为了方便会员了解学校的财务状况，我们把过去十个财政年度的总收入以图形的形式显示出来，这是联邦 IRS 990 税表上的第 12 项，请注意这是学校的毛收入，没有显示开支情况，事实上，过去十多年，学校的各项开支都在上涨，但学校老师的基本工资并没有相应的调整，目前理事会正在全面评估学校的收入开支情况，已经在着手讨论逐年增加老师的基本工资，希望广大会员能积极参与学校的事务，关心学校的发展。

2018 年毕业生自述



陈康琳

你好，我叫陈康琳，英文名 Suling Chen。我今年十二岁，在我的英文学校 John C Daniels 读七年级。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在南康中文学校，从一年级到十年级这个学校让我成长了许多。我想谢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没有你们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还记得在二年级时我的老师问我：

“康琳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字？”我回答：“因为我的家人都有教我。”但我识这么多字原因有两个，第一确实是我的家人有教我，第二是我跟哥哥姐姐在一起玩游戏看谁认识的字多。跑步，煮饭，音乐跟乐器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很喜欢读书但却是中文的书，

其实我并不喜欢英文的书，因为我觉得中文的书可以让我了解中国的文化，而我在美国可以更认识美国的文化。我希望在离开学校后我还能继续学到更多中文的知识。

陈康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陈康蓉，英文名字叫 Susan Chen。我平时在生活中爱好并不多，但唯独喜欢看电视剧和各种电影。我对中国的电视剧和电影比较有兴趣。因为我从小就陪我爸爸妈妈一起看中国的电视剧所以让我提高了我的中文水平。

长大以后我想去中国发展，了解中国的文化。我想要在中国的不同的地区开店拥有自己的牌子，比如



开一家开中餐厅，西餐厅，还有甜品店。我很喜欢运动，跳舞，唱歌，但是跳得不好，唱得也很一般。不过没关系，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不管未来如何我们都要努力奋斗。今年我就要毕业了我希望未来南康中文学校可以发扬光大。让每一年都不一样，可以有更多的比赛帮助同学们有足够的锻炼才可以成长得更优秀。我爱我所在的班级，我们班一共有 18 位同学们，我们从五湖四海相聚在一起。我和他们一样怀揣梦想，在这个班级里一起开心的学习，开心的生活，短短一个多学期我学到的知识可不小。谢谢大家！

陈爽

您好，我是陈爽，今年十四岁。在 Fairfield



woods 初中读八年级。

我长大想当一个律师或者一个牙医。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和错的事情。要是当一个律师，我就有了权力去改变生活。牙医的工作比其他医生的专业轻松和压力少点儿。这两种工作有很多人

追求和竞争。所以，要是想得到的话，我就得更加努力学习和更加细心。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科学。数学对我来说有点儿难，可是科学又好玩儿，简单，还让我特别的高兴。我长大要是能一边当一个科学家一边当一个律师或者一个牙医，那就太好了。

我是一个很开朗，爱吃，爱旅游的女孩。但是在学校我是一个认真，自信，有责任心的学生。同学们都说我写的比谁都多，问的问题太多，每次比别人更积极参加 class discussions。我认为一个人要是有什么不懂的事情，应该去问问题，好好了解不知道的地方，而不是心里不知道却假装能听得懂。虽然我不喜欢上学，但学校帮助我们得到以后生活的能力。我相

信一个人付出的努力以后会有好的效果。谢谢！

陈婷婷

我的名字叫陈婷婷，我今年十五岁，上中文学校十年级了。我非常感谢十年来教过我的老师们，是你们辛勤的教导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体会到了学习中文的乐趣，也让我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感到自豪。



我的爱好很广泛，包括学习、听音乐、唱歌、写小说、烹饪等等。我很喜欢上学，每一门课对我来说都很有趣，其中我最喜欢上的课是数学，因为数学很简单，不用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每一个问题。数学也很丰富，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找出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些都带给我非常多的乐趣。也许长大以后我会找一份跟数字有关的工作，因为妈妈从小就告诉我如果能从事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生活中我是一个爱说爱笑，直性的女孩子。所以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许多东西，吃、穿、住、行等方面，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些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等我长大了，我想到处走走逛逛，看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党傲然

你好！我叫党傲然，家住在雀雪。我现在在雀雪高中上十年级；虽然学习特别忙，也感觉很累，但是我还是爱上学。我最喜欢数学，科学和音乐。我在高中乐团吹黑管儿，在合唱团唱男低音。在过去几年，我参加了南康地区、新英格兰地区和全康州的音乐节。今年刚被录入将在波士顿举办的 Sousa 全美高中荣誉乐团。秋季的时候，我参加高中行进乐团；我们经常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排练，然后每个星期六去比赛，有时星期天凌晨才回家，很困。我们去年在全国行进乐团比赛中得了第五名。我也特别喜欢打乒乓球，但不是特别好。我有空闲的时候也喜欢在网上看 YouTube 视频。天气好的时候，我喜欢到户外骑自行车



车。我有时星期天上午去教会吹黑管儿。

我从一年级开始在南康中文学校上学，快十年了。在这里，我学了中文，学了中国文化，也参与主持了两届春节联欢会。春节时，我还做过义工，管理游戏；看到小朋友们来我这儿玩游戏，很开心。

快毕业了！我很高兴有机会

在我们学校上学。感谢所有的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希望能在以后的生活中用到中文和中国文化。

韩京彤

我叫韩京彤。我今年十五岁。我小时候住在新加坡四年。我一年级搬回到美国。我住在 New Haven，在 Hopkins School 上十年级。我在学校参加跑步队、机器人队、年鉴队。我也喜欢在学校打网球和壁球。



在学校外面，我弹钢琴，画画，读书。我最喜欢的题材是科幻。我有空的时候喜欢跟我的朋友聊天儿。

我对任何科学都感兴趣。去年，我很喜欢上生物学，我觉得大自然非常有趣。现在，我在学

化学，化学让我明白一切是由什么构成的。我很高兴明年学物理。我也对计算机科学感兴趣。上个学期我参加了一门关于 Java 的课。这个学期，我正在学习关于 HTML 和 CSS 的课。

我希望在科学，技术，或者工程领域工作。我认为这些研究领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帮助很多人。我去年开始对这些领域感兴趣。我参加的机器人团队为一个比赛造了一个机器人。这个过程很困难但很好玩儿。有几天我们的团队工作到晚上十点钟。我们没有任何指令，但我们能够按时完成。我们的成品机器人还挺成功的。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设计和编码的知识。这教了我团队协作和决心的重要性。在高中和大学我想找到更多方法继续探索我的兴趣。

刘海婷

我的名字是刘海婷，今年十六岁，住在 Orange。

我在 Amity Regional High School 上十年级。我在学校最喜欢的课程是科学，因为我喜欢了解自然、环境各个方面的知识，更想了解这个世界。我参加了学校的曲棍球队和网球队。我还喜欢艺术，学习了两年

的水彩画。我喜欢音乐，四年级时候我选择了吹单簧管。我参加了学校乐队和 Neighborhood Music School 的乐队，并且通过选拔进入 Southern Regional Band。

我有一个姐姐，她现在在加州上大学，每次她回家我们经常一起聊天，看我们喜欢的电视节目。我还有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小狗。它两个月大的时候来到我们家，如今已经七年了。每天放学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带它到院子里玩。它的名字叫 Lily。它很听话，也很调皮。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中文，在中文学校，老师不仅教我们认识、读写中文，而且教我们中国的历史知识，使我们更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还经常在中文学校商店和 Yale New Haven 医院做志愿者。

罗宁馨

我叫宁宁。今年 16 岁，可以开车了！还不能投票和喝酒！很抱歉，我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妈妈是我们中文学校的 PTA 主席。你也许认识她，因为她每个月在学校会开小店。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去帮忙。我妈妈会给孩子们准备很多好吃的零食，



让我担心长大以后他们可能会得心脏病。我还是很爱她，她是一个很棒的妈妈。我爸爸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职业，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医生。

我现在在 Amity

上高中十年级。我的课程对亚洲人来说难度很普通。我最喜欢的课当然是数学，因为我是一个完美的亚洲孩子。但是如实地说，我最喜欢英语和科学，因为这是我最有创意的地方。我很喜欢英语课，因为我可以自由地向读者传达我想要的任何情绪。

例如，如果您在阅读本文时没有感到不舒服、担心或可笑，我就失去了当一名业余作家的目标。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计划。今年我研究了饮食如何影响多发性硬化症，这是一种影响全球 250 万人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我的研究表明，西方的高脂高盐饮食可能致病。也许我毕竟是完美的亚洲小孩哈哈哈哈哈。

在学校之外，我也很平庸。体育是我的克星，因为我无法跑、抓、扔，甚至看到任何东西。谢谢妈妈，为了弥补，我从小就开始弹钢琴和拉小提琴。我的父母想弥补我的身体残疾。不是运动员？没关系，那就是一位艺术家。

我感觉我已经在中文学校学了 400 年了。虽然我有时候不喜欢学中文，我还是坚持到了今天。谢谢教过我的每一位老师。以后我的星期天终于可以做点儿别的事情了！

毛玥颖

你好！
我叫毛玥



颖。我十四岁，在 Jonathan Law High School 上九年级。到目前为止，我很喜欢高中。我认识了新朋友，上了有趣的课程，参加了很多俱乐部和运动队。

在学校里，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我喜欢数学是因为有无数有趣的问题和许多不同的方法去解答它们。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做一道题，我会问我爸爸。我爸爸很聪明，可以帮我理解数学题。我在很多地方学数学，还在中文学校上了一个数学班。在我去中文学校的八年里，每年我都要上数学课。

我还在学校参加了一些俱乐部，像“模拟联合国”、“科学奥林匹克”、“志愿者俱乐部”。每个俱乐部都非常好。我特别高兴自己参加了这些俱乐部。我最喜欢的是模拟联合国。我们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模拟会议，试图解决全球性问题。有数千的高中生从世界各地来参加这个会议。有很多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两个主题可以在会议上讨论。今年，我代表中非共和国的妇女地位委员会。我们的两个主题是运动的女性和监狱中的女性。我研究了这两个主题，我很高兴去会议上讨论它们。在纽约的时候，我还很高兴地去看了一场百老汇表演和篮球比赛！

除了参加俱乐部，我还喜欢打垒球和弹钢琴。我打垒球打了七年。垒球很好玩。我喜欢扑在土里弄脏，为我的队得

分。另外，我弹钢琴弹了八年。在这八年里，我得了很多不同的奖。我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了两次。去年，我被选中参加加拿大的学生交流计划。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练习钢琴，参加大师班，游览蒙特利尔和魁北克。钢琴的声音很优美舒缓。

在未来，我希望能上一个好大学，找到我喜欢的工作。我会继续努力



妈妈身边直到现在。

力学习，那样我可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沈星琦

你好，我是沈星琦。我十四岁，跟我的妈妈和爸爸一起住在

Orange
Connecticut

。我出生在日本，当时爸爸妈妈在日本留学。后来爸爸妈妈不断进取来到美国，我在幼儿时便由姥姥带到中国抚养，四岁后来到了美国爸爸

我现在已是九年级高中生了，在 Amity Regional High School 学习。我最喜欢的学科是生物学。我不喜欢历史。课外的时候我喜欢游泳，喜欢弹钢琴、吹黑管等等。今年我去过 Regionals 吹黑管。除了完成学校功课之外，我还学习中文，因为我是中国人。业余时间我还玩玩电脑游戏，看电视。生活学习都很愉快。

苏良夏

我的名字叫苏良夏。我今年十四岁，在 Amity High School 上九年级。我住在康内蒂克州木桥村。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哥哥在凯斯西储大学读计算机专业，今年是最后一年，很快就要毕业了。我的爸爸是科学家和妈妈是生物学家。我们全家都很爱我，我是在这个温暖的家庭中长大的。在学校里，我目前有五门主修课：数学，英语，生物，世界历史，西班牙语。除此之外，我还有三门选修课：科学研究，学校乐队，和体育课。我喜欢每一门课，因为我每天都学到不少新知识，还可以和同学一起合作，参与不同的讨论。今年我还做了一个小科研：“营养成分对藻类的生长速度的影响



”，二月份我参加了康州“科学技术工程”的展示会，我展示和演讲了我的科研内容。经过自己的努力，目前我保持着好的成绩。除此之外，我在业余时间，还参加了学校的长跑队，田径队。我热爱跑步这项运动，每天跑 3 到 5 英里。现在已经成为学校长跑队“Varsity”队员，代表学校参加了 2017 年的长跑比赛。另外，我很喜欢音乐，除了在学校的乐队里，还在 Neighborhood Music School 的乐团吹黑管。每年，我都被 CMEA Southern

Regionals 录取，进入荣誉乐团参加表演。今年我在 NMS 乐团担任“首席黑管演奏”。还将为学校音乐剧伴奏。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还参加了几个学校的俱乐部：辩论队，科学奥林匹克俱乐部。我喜欢参与不同的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很多活动很有意义。我的爱好是多方面的：包括课外的活动，读书，看漫画，和写作文。

我也很爱中国文化。每个星期天我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在课堂上，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讨论中国历史故事，成语，和中国现代文化。我每年还参加中文学校组织的春节晚会，今年我们穿了汉服和旗袍演出了“在水一方”的歌曲，得到观众的赞赏。在业余时间，我还在中文学校做义工，帮



助学校夏令营和学校的商店。中文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现在可以用中文交流和看电视。我很感激中文学校老师们对我的中文教育和启发。今年就要从中文学校毕业了，我会很怀念中文学校。

王诗琪

你好！我叫王诗琪。我今年是十年级学生，在 Cheshire High School。我在高中最喜欢学数学和科学课。我也爱音乐，会弹钢琴，还会拉中提琴。我也喜欢唱歌。我在学校还参加击剑队。我的爱好就是音乐、运动和艺术。

除了这些以外，我喜欢跟小朋友玩儿。我觉得小孩子很可爱所以我最爱帮助他们学新东西，我长大的时候要跟小孩儿一起。我希望当一位儿科医生，或者一位老师。

我有一个哥哥叫王睿。他 25 岁，比我大 10 岁！现在，他在一所医学院念书。三年前，他也结婚了。他跟他的妻子住在德州，跟他们在一起还有一只狗。这只狗叫 Miso。Miso 是一只讨人喜欢的狗，十分可爱！我父亲是科学家，哥哥则希望当一位医生。看看我未来要学什么职业吧！



徐韵文

大家好！我叫徐韵文，住在 Bethany，在 Amity 高中上学。我今年十五岁，上九年级。我家有五口人：妈妈，爸爸，我，两个妹妹，还有一只黑白猫。



一个妹妹十一岁，另一个四岁。我喜欢唱歌跳舞。在学校的舞蹈队，我们从五月份一直跳到下一年的三月份；夏天还要参加跳舞夏令营，每周训练四次。我们二月份参加了康州比赛，得了第二

名；三月份去了 Vermont 参加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冠军杯比赛，得了第三名。春天我也参加学校的网球队，每周训练六次。我还喜欢打排球。

除了中文以外我还在学校学西班牙语和法语。我在小学和中学学了西班牙语，所以高中时我就继续学西班牙语，但是我也想学法语。因为我上了两个语言课，所以只能上一个选修课，就选了乐团。我拉小提琴，在学校拉了四年半，去年我开始跟一个校外的老师学习。我不仅在学校乐团里，还参加我小提琴老师的乐团。

今年是我上中文学校的第八年（我 7 岁开始上中文学校的一年级）。我在中文学校除了学中文，每星期还在明日之星俱乐部帮忙非华裔同学学中文，小店开张的时候也会去帮忙。我觉得中文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言，因为它是世界上讲的最多的语言。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只讲中文，所以如果我自己不会讲中文，我就不

能跟他们讲话。我的爸妈也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所以中文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学语言是挺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懂更多语言，就能跟更多人交流。在中文学校学习了 8 年，我谢谢中文学校每一个教过和没教过我的老师。

殷玥

大家好！我叫殷玥，今年十六岁。我小时候住在上海，现在搬到了康州。我今年在 Hopkins School 上十年级。在学校里，我爱长跑，学数学，和



跟朋友聊天。虽然我学校的功课很紧张，我还是尽量花时间做自己喜欢的活动。比如，我爱弹钢琴，画画，读书，做甜点，看喜剧等。

我爱参加筹款和做义务劳动。去年夏天，我去了多明尼加共和国做义工。在那里，我帮忙建造了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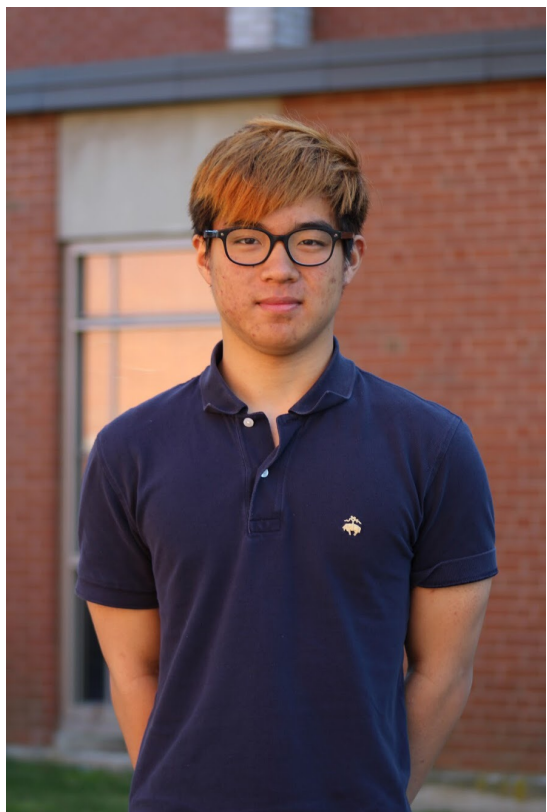
诊所，也协助医生看病人。除了做义务劳动以外，我还喜欢募捐。周末我经常去耶鲁大学附近为康州食物银行募捐。我有时也去 New Haven 的流浪汉收容所服务。

此外，我对科学和数学也很感兴趣。在学校里，我在学化学和代数。我还参加学校的数学队。在一个叫 Pathfinder 的项目里专门教六年级的公立学校学生数学。

我在南康中文学校读了六年了。中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

俞博瀚

大家好，我叫俞博瀚。今年 16 岁，在 Choate 读高二。在课堂里，我是个荣誉学生。每个学期都上学校的 deans' list。除了学习以外，我也参与许多课外活动，比如体育、音乐，和其他兴趣爱好。每个学期，我都会做不一样的体育活动、像水球、游泳、划船。每个



星期，我在学校的乐团里吹喇叭和练钢琴。在学校里，我也参加了许多学生俱乐部，比如造机器人的，学日语的。我最近也开始当动漫和漫画俱乐部的部长。通过做这些活



动，我希望加强我的领导能力和我的人间交往能力，因为我以后想进入经济学方面的工作。

我是一年级时来到中文学校学中文的，是我父母逼着我来的。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要把我拉出家里去上中文课。但是通过这十年的辛苦，我的中文水平果然进步了很多。现在快要毕业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大家。谢谢老师们和同学们！

张睿

你们好，我的名字是张睿。我是二零零三年出生的，今年十五岁。我现在住在纽黑文，我的家里有爸爸、妈妈和妹妹。我在 HAMDEN HALL 上九年级，我在学校学数学、英文、历史和科学。课外的时间，我喜欢游泳、跑步和骑自行车，我也喜欢看橄榄球比赛和电影，我还喜欢买东西可是我没有钱。

我在中文学校学了九年。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学

中文，因为我从小跟父母在家里说中文，所以中文很好，我在中文学校可以赚很多 tokens，可以在学校小店买我喜欢的东西。可是我上了中学以后，我有更多作业，也有很多课外活动，所以没有时间学中文和做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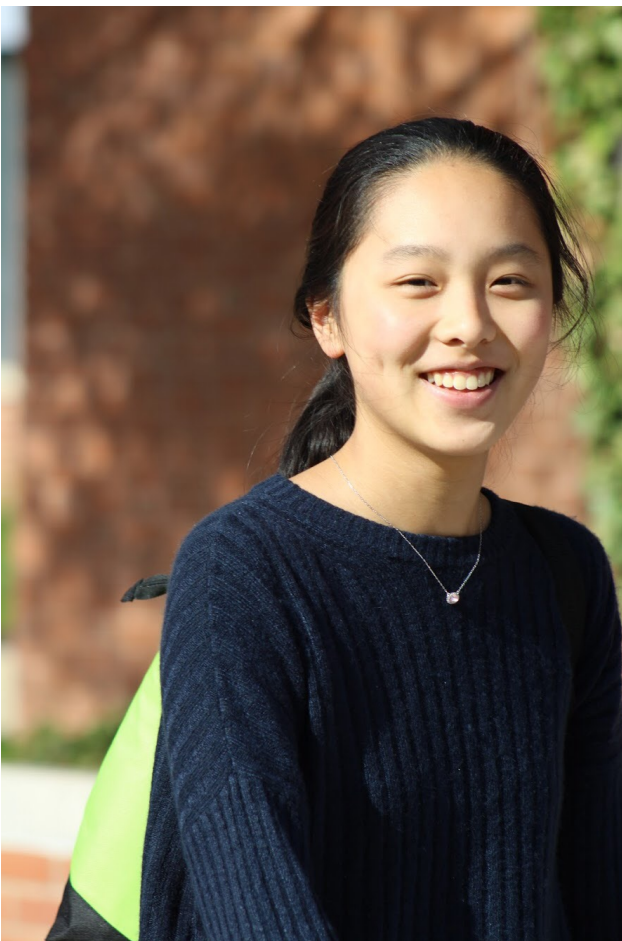
课作业，我的中文越来越差，我有时候都不想学了。可是因为有很多别的原因，我决定接着学。我在中文学校不只是学中文，我还学数学、象棋、画画、电脑和 SAT 等。我还有机会当了两次春节晚会的主持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体验。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在中文学校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因为平常看不到这些人，每一个星期天是最好的见面时间。

现在想来，从中文学校一年级开始到十年级过得真快。我想要感谢这九年来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和跟我一起学习的同学，是你们让我在中文学校有了一段愉快而难忘的经历。中国文化和语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毕业以后肯定会接着学。

张闻笛

我的名字是张闻笛。今年我十五岁，在 Amity 读高一。我很喜欢艺术、音乐、科学。在学校，我也参加很多课外俱乐部。我还喜欢和全家一起旅游。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其中的国家有中国、美国、德国、奥地利、墨西哥等。通过我们的旅游，我发现语言是很重要的。如果不知道怎么交流和认字，很多事情都很困难。比如，想问路都不知道怎么问。我虽然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学习中文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从学前班就开始去中文学校。说到学中文，其实中文是我的第一个语言，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给我讲汉语。在我一岁多的时候，我的姥姥就教了我汉语拼音。我竟然都记住了，以至于当时一岁多的我在外面看到麦当劳的标志就很兴奋地用汉语拼音喊“mō”。虽然我后来也忘了很多，但是懵懵懂懂中



也给我打开了拼音之门。中文学校让我增长汉语知识，帮助我了解中国文化。我学到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比如，三国里面的草船借箭、曹冲称象、空城计，等等。

学中文就像打开另外一个世界的钥匙。每次我回中国，当我可以用汉语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当我可以认识外面的汉字的时候，我就感到很自豪。虽然我有时候想要放弃学中文，因为作业

太难或是没有时间，但我最后在我爸爸妈妈和老师们的鼓励之下还是坚持下来了。我在中文学校就要毕业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学中文之路还远远没有结束。我还会继续学下去的。

朱甘露

我叫朱甘露，今年十四岁。我家有六口人，我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的妹妹叫 Ella 和 Emmy，还有我的弟弟叫 Ethan。Ella 十岁，Emmy 七岁，Ethan 两岁。我们家也有一只狗叫 Riley。我喜欢跟我弟弟和妹妹玩，踢足球，跑步，跟朋友玩，还有旅游。

我读高中一年级。我喜欢学世界历史。我最喜欢的中餐是火锅，小笼包，还有牛肉面。我住在 Westport，上 Staples 高中。我这个夏天想去纽约跟我的朋友玩。不在学习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跟我的妹妹还有跟我的朋友玩。我一共回国了四次，我很喜欢回国，因为中国有很多好吃的饭，也可以看见很多的亲戚。



《在美华人历史》短课学生作品选

编者的话：2017 年春天，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王畅到中文学校开设《在美华人历史》课程试验班，这门课程涵盖的内容是美国正式的

课程不可能涉及、而又和我们华人孩子非常相关，课程采取大学讲课的形式，不注重灌输内容，而在培养学生收集资料、分析问题下功夫。经过一个学期的试讲，这门课正式纳入学校的课程之中，王畅同学和她在耶鲁法学院的吕迎华同学一起对课程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加入了写作、演讲的内容，同时还组织同学参观纽约华人博物馆，让同学对在美华人的历史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并且最后结业时让每一个同学邀请他们的家人，一起听同学们的结业演讲。

2018 年春季，王畅和吕迎华两位同学都即将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为了使这一门课能够持续下去，她们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 Immigrant History Initiative (<http://immigranthistory.org/>)，她们号召了更多的耶鲁同学参与到这门课的教学当中，在此感谢 Rita Wang, Alex Wang, Josh Feng, Anna Lu, Chelsea Guo 等多位同学。

这里刊登几篇同学的优秀作品。更多的作品将在本刊的增刊上刊登。

Linguistic Incompetence

by Ningxin Luo

When my solitary father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1, he brought with him an English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As someone who has grown up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let me just say that this prospect, to put it simply, was astonishing. As an avid packer, I seriously questioned the level of sense in my 20 something-year-old intelligent father's head. This dictionary is substantial in size. It is heavy. It has unreadable font. It is beyond impractical to use. Before my father sat me down to recount his story, I was already rolling my eyes and sighing to myself—"old people." Never did my ignorant self once ponder over the possible value and importance that it stood for. More importantly, never did I consider how much a big, heavy, ugly dictionary provided such aid to my father during his early years in America.

My awesome dad raised himself in a small, rural part of Ningxiang, Hunan. Typical of that area, his family lived, barely, in extreme poverty. His illiterate parents struggled to feed their six children, often making school a fifth or sixth priority on the list of basic needs. One hard rule existed in the Luo household: the second someone failed to progress to the next grade level, my grandparents stopped paying for school, marking the end of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It wasn't that education was deemed entirely unimportant; it was viewed as an unattainable opportunity of possibility. In other words, of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in China, my father and his

siblings, deprived of adequate resources, stood at an acute disadvantage for a future.

Despite his parents' lack of encouragement, my self-motivated father walked hours to school every single day. He recognized that like their crops, nothing, including future, thrived in Ningxiang. What could get him forward? Education. Big surprise. Shocking. However, that mentality wasn't prevalent in poorer families at the time. My father not only persevered through school, he excelled and made the cutoff for college. Though clichéd, he chose an esteemed career in medicine.

Meanwhile, Chinese immigration was approaching new he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aching its second wave in the 1970s and 80s with numbers doubling every decade. Since colonization, America has been the very embodiment of opportunity. Hence, the reason that prompted my father to immigrate here—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and to further his future.

Most immigrants'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t was an extreme challenge for my father to learn and speak the language coming here as a grad student. One humiliating but super funny incident occurred while he was a Ph.D. student at Baylor College. Students regularly gave presentations to their peers. One day, the teacher asked my father if he wanted to present to his class. My father agreed happily, completely



2017 年华人历史秋季班在雅理协会举办结业典礼



unaware that he was about to regret not studying the “p section” of his dictionary harder the many days, weeks, and months preceding. The following week, the teacher made some comment about being excited to hear my dad give a presentation. In the most cliched and cheesy way possible, he had confused the noun and verb meaning of the word. He had thought his teacher asked him to be present, not to present. The feeling that my father felt in that instance I would happily relate to the feeling when you’ve gone on Space Mountain one too many times. During the next consecutive 12 hours, he furiously scraped together a presentation, much like how I’m writing this essay, minus the fail hopefully.

The next morning my father, using the verb form of present, spoke in front of his peers. I’d like to interject right now and say that this is exactly when I unintentionally tuned out of his captivating storytelling. The presentation, though unimportant, was something about cytokine receptors signaling pathways. I wish I understood, and I apologize. As someone with a terribl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ee above), to say my father was nervous would be a massive understatement. Sweating and nauseous, he began his poorly practiced lines.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murmurs and muffled but audible laughs could be heard in the audience. Within seconds, these sounds became full-blown cackles. No, the class wasn’t whispering because immunology is so interesting; they were laughing at my poor dad’s inability to speak. Apparently, he had code-

switched in the middle of his presenta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without realization. If there’s something worse than almost experiencing death, it’s actually dying. My dad had just narrowly escaped the harrowing repercussions of not knowing certain homonyms and now faced scrutiny from people whose IQs basically qualified them to be the next Isaac Newton.

I’m not saying that this traumatizing event was the consequence of inadequate dictionary studying. However, this event contributed to my father’s realiza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power of language. My father’s former boss once told him to never admit that English was his weakness during job interviews. Instead, he told him to always say that “it’s a skill in progress” to acknowledge his efforts to improve.

Eventually the internet replaced my father’s beloved dictionary, but it was an invaluable tool at the time.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from Baylor College, he completed his residency at Cornell and his fellowship at Yale. Today he is the division director at UCONN Health for maternal-fetal medicine, a long way from his rural mountain farm. My father is now in a similar position as his former teacher, educating his residents and fellows. He has written countless research papers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in many reputable, peer-reviewed, scientific journals. It seems like every week he is traveling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o visit hospitals and speak at conferences. To think that I’ve always considered his English to be terrible really makes me wonder just how illiterate he was 25 years ago.

Listening to his story made me realize my dad has grit. Initially he had refused to be interviewed, deeming his immigration experience relatively easy and uninteresting. This is something he that he has always said, and now after learning, I really wonder why. Most individuals who know his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can recognize that he did not have it easy. In what I call the Game of Life, my self-made father did not win the preemptive lottery of privilege. He did not luck out on certain predetermined characteristics like wealth; instead, he invested his work ethic to establish a future he wanted—the American dream: success and prosperity through hard work, determination, and initiative.



2017 年秋季班同学参观纽约华人博物馆

The Immigration of Our Family: Discrimination and Opportunity

By Sophia Wang

The object that best represents my family's immigration to America is a beautiful fan that was handcrafted and gifted to my mother by her sister, my aunt. The front of the fan has a painting of a man, Conscious, sitting and play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with 13 strings. Surrounding him are his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that he founded, all watching him to seemingly absorb all the wisdom and serenity that the scene offered.

On the backside of the fan, there lies a famous document written by Conscious. The document is named "Lun Yu" and it contains a proclamation of morals and philosophy, such as "be polite and respect ancestors and parents." It furthermore highlights the place and duty of humans in the universe and nature. My mother, when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document, claimed that "Lun Yu" was the equivalent to the western world's bible as it "outline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Confucius, the author, was born in the same time period as the Greek philosopher Plato. Plato, my mother commented, questioned the world and all its actions. Confucius, in contrast, attempted to fit humans into society and nature. This was the great eastern and western clash that I had

always wondered about. Because of this very transcendentalist ideology, the Chinese identity is peaceful, fitting into Confucius' doctrine concerning "inner peace" and layered fulfillment. Confucius' work was thus a beautiful harmony of humans and society/nature. Our family, upon immigration, introduced this same concept. Originally, the fan was meant to teach my sister and I Chinese culture while growing up. The fan, however,



seemingly transformed as an embodiment of our family's life in America. When an immigrant arrives to a new country, there is seemingly a need to fit into society. For us, however, this want to fit into society wasn't in a context of conformity or negativity, but rather, in a more optimistic light. Our family wanted to "grow" with society in harmony. Confucius taught us as a civilization just this harmony hundreds of years ago, thus indicating a part of my culture.

When my mother and father first came to America, it was because my father wanted to study under a world renowned professor at Auburn University, Alabama. Thus, to accompany my father, my mother also became a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and after school, she worked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Statistics Department. At first, living in America seemed like a temporary option. However, as more time passed, America began to present itself as a favorable location to start a family. In my mother's perspective, it cultivated "ingenuity and change." America just seemed like the best place to raise openminded children that could truly "understand the world." Additionally, the factor of China's competitiveness and identity played in

hand with this decision. Growing up, schools in China had fierce competition and not much flexibility when it came to career options. By choosing an immigration path to America, my sister and I could be raised to achieve innovation and ingenuity under lower standards of stress. America, in this perspective, seemed to be the golden land of



2018 年春季班的同学参观纽约华人博物馆

opportunity. However, not all is how it seems. Every country has discrimination and in America, where nativism has ran strong even in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racism and bigotry is especially fierce. In China, my mother was a structural architect and designed some of the most famous structures in her home town, Dalian. One especially memorable design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Dalian Modern History Museum and the landmark that lies in Zhong Shan Square.

The structure at Zhong Shan Square is remarkable as it is the only modern landmark from the historic Russian landmarks of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excursion” is that my mother is an incredibly talented woman when it comes to architecture and mathematics. She is driven when it comes to not only her family’s best interests, but also in her career. When she arrived to America, she and my father lived in Alabama. Alabama lies in the deep South, and naturally racism ran in the state’s history. Upon arriving to her workplace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students would drive by in cars and yell out derogatory comments like “Go back to China!” This hatred of other races is derived directly from America’s history. Dating back to the 1800s, this behavior is conspicuous, especially in light of the Nativist Party (Know Nothing Party). The party targeted immigrants (mostly Irish and German) that came to America, oftentimes accusing them of stealing job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native born Americans. The party additionally released documents that accused these immigrants of performing sins and thus, much violence was forced onto non-native born Americans. Now, even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same racism and ideal is placed onto minority races, but mostly accentuated onto the Black, Latino, and Asian communities.

Immigration is incredibly difficult in its nature, but to add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and in daily life is a tragedy derived from pure bred American racism.

After her job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my mother worked at People’s United Bank as a quantitative analyst. In the workplace, she was motivated and always took on extra hours as needed. I personally remember this dedication as I would oftentimes stay until 6 at night at the school while my mother worked extremely hard building a career in light of discrimination. Even as a child, I was never bitter, because I always had some sense of the difficulties growing up as an Asian American,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as a minority in the mainly white dominated American society. From this understanding, I will forever hold a deep respect for my parents. In the workplace, a select few of her coworkers

would sometimes send rude emails or talk rudely down to her. To deal with a particularly horrible instance of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place, my mother talked to upper management, never naming names, but rather, she sent out a clear message to all: discrimination had to be dealt with. When I asked my mother why she never named names, she told me, “point out a situation, because only then do you truly make a statement.” Although pointing a single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out can quickly dissolve an issue, my mother informed me that a general statement can do more; “it can protect all” that have been touched by workplace discrimination.

My mother’s immigration to America was, without a doubt, difficult. She endured much discrimination as a first generation Asian woman, who was building a career in America. When she came to America, she brought her own set of morals and values, some even derived from hundreds of years ago in Confucius’ era of philosophy. This merging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values is part of the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and thu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my culture. After a deep discussion with my mother concerning our family’s immigration, I asked her if she was ever bitter about any of the obstacles she faced. She responded, “No, of course not, because I raised my children here in America. My only wish it that you break through the Bamboo Ceiling.”



营员满意 家长放心

2017 年夏令营圆满成功

2017 年 8 月中旬中文学校举办了两期夏令营，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和孩子们的喜爱，两期共有 46 人次参加。有的学生本来已报名参加别的夏令营，但是宁可放弃已经预付的押金也要来我们的夏令营。为了方便上班的家长们，夏令营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六点。夏令营的老师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中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非常热情、认真、负责，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准备了丰富、新颖、富有趣味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在文化课上，孩子们学寓言故事，学成语故事，历史故事，学古诗，唱中文课，在兴趣课上，孩子们学卡通画、中国画，跳舞，做手工，不少孩子还选上电脑课学



scratch。户外活动的时候，老师、义工和孩子们一起打球、跳绳、吹气球、玩老鹰抓小鸡，扔沙包等等，每天不同时段都安排了不同的活动，让孩子们学和玩结合，静和动结合，有的时段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活动，如果累了乏了，孩子们还可以去读书角看书，可以在 Lego 桌或者拼图桌坐下安静地玩。

在南康优雅、安静、美丽的校园，孩子们奔跑在夏日的阳光、蓝天下，跳跃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在干净、整洁、明亮的教室里，孩子们全神贯注地上课，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在夏令营最后一天的汇报演出上，孩子们戴上自己制作的各种动物头饰，活灵活现地





表演了“盲人摸象”、“对牛弹琴”“自相矛盾”“狐假虎威”等十个成语故事。家长们带来了各色美食，孩子们和爸爸妈妈，还有老师和义工们一起热热闹闹地开了个 party，庆祝夏令营圆满结束。

中文学校的夏令营一直以来都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一位家长在微信上写到“Amazing: 老师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手把手、句对句地指导孩子们。

Fantastic: 编排的活动丰富多彩，使孩子们在欢歌笑语中长了知识。

Unbelievable: 短短几天孩子们就能表演众多成语故事及美丽的舞蹈。

Interests: 培养了孩子们的兴趣。

Friendship: 孩子

们结交了新朋友，建立的深厚的友谊。”这既是对我们夏令营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鞭策。

佩斯大学孔子学院对夏令营给予了部分赞助，罗俊英老师也通过公司为夏令营捐赠，多位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义工拉近了营员和老师的距离，在此一并感谢。

2018 年的夏令营很快就要在八月开营了，希望能够继续得到家长们的支持，让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能有一个充满快乐、充满笑声、充满知识的有意义的夏令营。



光荣榜

特殊贡献奖

彭莹，王英姿，罗蓉丽，王畅，吕迎华

优秀服务奖

老师：刘书筠（十五年），和雨（十年），王宏（五年）

成人义工：曲力，陈娅，欣仪，李方勇，曹晓星

学生义工：苏良夏，陈爽，刘海婷，李文龙，马怡晨，唐书沁，郭常馨，魏致中，段小未

八年级的获奖名单

优秀学习奖：张美生，王子佩，郭婷婷，马自由，丁洁，Patrick Zhang，吉远旻，刘馨捷，刘彧琦，张盼盼

全勤奖：宫瞩，马自由，郭婷婷，Patrick Zhang，王子洋，孙博文，宋淼帆

优秀作文奖：王子佩，张美生，王子洋，丁洁，段小未，刘馨捷，吴丹青

学习进步奖：宋淼帆，段小未，孙博文，宫瞩，陈佳俐，倪青

文化活动奖：吴丹青，张盼盼，刘彧琦

九年级的获奖名单

优秀学习奖：曹奕敏，陈曦，李嘉骏，李一苇，吕润萌，吕润平

社会服务奖：李嘉骏，李一苇

优秀作文奖：曹奕敏，陈曦

全勤奖：茅一川

十年级的获奖名单

优秀学习奖：陈爽，苏良夏，张闻笛，徐韵文，党傲然，陈康琳

学习进步奖：韩京彤，王诗琪，毛玥颖，陈娉婷，张睿，刘海婷，罗宁馨，沈星琦，俞博瀚，朱甘露，殷玥

文化活动奖：党傲然，陈爽，陈康蓉，

全勤奖：韩京彤，陈康琳，苏良夏，罗宁馨，陈娉婷，陈康蓉，徐韵文，张睿

参加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南康中文学校同学创佳绩

南康中文共有 30 位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参加了 2017-2018 奥数小学部的竞赛 (Mathematical Olympiads for Elementary & Middle Schools, MOEMS)，其中 Scarlet Zhai (翟晓丹) 获得五年级冠军，William Cong (丛智涵) 获得六年级冠军。同时，William 成为中文学校历史上第三位获得全部五场比赛满分的学生，获得一枚 Dr. George Lenchner 奖章。其他获奖者包括：Anna Ji，获得 top 2% 金徽；Ella Zhu (朱蕊蕊)，Emily Li (李嘉雯)，以及 Brian Huan，获得 top 10% 银徽一枚；Bradley Fang (方苈逸)，Eric Huang (黄一鸣)，Yuling Du (杜雨林)，David Lu (陆怡豪)，

Amy Wang (王佳仪)，Landon Yu, Christina Cao (曹一佳)，Grace Zhang (张欣蕊)，David Dai, Isabel Sharma 和 Adam Liu (刘慕初) 获得绣章一枚。所有参赛学生均获得参赛证书。

有 35 位同学参加了初中组的比赛，Daniel Liu, Jeremy Mao (毛璟睿)，Iris Yan (严心竹)，Edward Han 韩天一，Harshil Parmar, Henry Yang 等同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Harshil Parmar, Henry Yang 两位同学在缺考一次的情况下，仍然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值得表扬。

同时也感谢李方勇、张绍伟两位老师。